

宁波好书

精神与词语的担当

——评钱利娜诗集《南枝笔记》

刘向东

钱利娜是年轻的老诗人了，读过她不少诗，也编过她的诗。读完《南枝笔记》，收获的是好诗带来的营养与喜悦。我看到的是一个诗人的责任与担当，也就是精神与词语的责任，精神与词语的担当。

整部诗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《着陆》《在绍兴》《曹娥庙》《摇篮



曲》《乳房简史》《飞蓬》《红与黑》《传记》等。在日常阅读大量诗稿有些审美疲劳的情况下，这些作品如空谷撞钟，让我心中一亮。它们有精气神儿，有灵魂，有活气，既真实，又见诗性和性情，甚至带有一点野生的精神，野生的气度、能量，没有萎靡不振，没有矫情与精神造假，这样的诗是可以为生活和生存作证的。

钱利娜的诗是活的，源于她丰富且拓展性的精神，并通过她的有效表达得以实现。钱利娜有独到的心灵的认识能力，如她在诗中所写——“在必死之路上，抱一线生机”的定力，更有一种自觉的诗的叙述意识。她有着优秀的细节攫取与准确的表达能力，能够“让布满裂纹的生活闪烁柔光”（钱利娜诗句）。有些看似叙事的描述，采用的却是反叙事的叙述方式，她独特的诗歌叙述和异质的话语方式，体现着成熟诗人的诗歌技艺。比如《着陆》：做出防冲击姿势/在必死之路上，抱一线生机/——飞机一路颠簸，终于着陆/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/一个劫后余生的人/听到他

的声音竟那么平静/甚至有微小的不耐烦/好像我们下辈子/还得继续生活在一起。非常漂亮的叙述！沉沦于情感又跳脱而出，宁静的表述不经意中散发“触目惊心”的力量。这种诗的发展和表达十分出色，把瞬间的倾向也包括一点间接的获得，转变为持久的发现的艺术。诗人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她的生活、生存和生命状态。《飞蓬》中的句子将智性的沉思与深情的追溯融合、重塑，句子天然可亲，思辨十分自然地融入叙述：“沿着刚长出的春草，找到/一座新坟。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/几滴新漆沿着凹槽/走完了他一世的路/……你的碑文那么瘦/我多怕一阵风，会把这仅有的三个字/也吹走。”《曹娥庙》描写的是很难处理的一个场景和人物，她的句子却写得非常好，动人心魄，画面感、沉思性与抒情性表达得恰到好处——“这是他劳作的第几个庙宇了/指上的茧子叩问着裙裾、廊柱/他要刻下春天的困厄/和那个永远无法到达的杏花村/他要刻下那场雨的皱纹/雨中，他把一生的回忆都拿出来/清洗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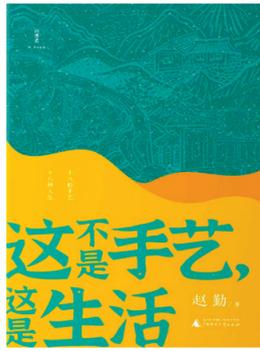
一遍”。最为出色的是《乳房简史》：“工地上的男人哄然：/那村妇蹲着洗衣/一低头，两袋面粉袋子/就下垂到地……//她又收到堂姐的一则短信：/我已离婚……她想起孩子的双手/捧着娇小的胸部/吃几口/就停下来/对她笑一笑。他的笑/像一颗子弹/击中了她”。意象并置，让诗句的层次十分丰富，结尾的处理很高妙。

这些诗看上去唾手可得，实际得来非常艰难，展现出作者在语言和情感表达上的才情。在看似散漫的文字中，诗情、想象、生命情绪，近乎口语且完美的诗歌语调、语感，轻盈与厚重、智性与灵动，钱利娜将其和盘托出。宁静却暗含爆发力的句子凝聚成子弹，击中了我。

饱满的精神、趣味、活力和技艺带来诗歌意味的富足，让我们在乏味的生活中挽留住审美趣味这一美好的财富。《南枝笔记》的浑然大气、钱利娜多样且娴熟的手法、清激又暧昧的句子打动了我们，相信也能感动更多的读者。

荐书

《这不是手艺，这是生活》



作者	赵 勤
出版	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22年6月

困惑、开心、难过以及种种复杂的人生滋味。”

一草一木，经由手艺人双手，便可变为日常用品，而手艺人又何尝不是靠着它们来消磨日常。《伴随一生的竹篾条》里，年过花甲的李淑芬安然地编织竹器，沉静又从容，好像她生来就是编织竹器的。事实上，李淑芬身世可怜，无儿无女，也没有老伴，幸好有竹篾手艺可以养活自己，也稍减了孤苦伶仃的痛楚。

在一位位手艺人身上，更体现出普通人的情感共性。譬如，做琴全凭感觉的“乐器王”艾依提·依明，擅做蝴蝶胸饰的小银匠丁彦，坚持手工调色的油漆匠李浩勇……他们不光技法精湛，也有着各自的困惑与突围，以及生活的五味杂陈和悲欢离合。

司空见惯的器物，恰是双手赋予的温柔，浸润着手艺人的情绪和经历。赵勤所着力展现的手艺人的个人际遇，让该书具有了一定的“民间史”性质。（推荐书友：刘学正）

人间滋味，离不开烟火气的熏陶，而经由岁月沉淀的手工作件，总能在平淡中令人怀念，令人心安。作家赵勤在其新作《这不是手艺，这是生活》中，以笔为杖，一步步探路，聚焦多门手艺背后的手艺人，用18篇随笔呈现18位手艺人真实形象。

编织、捏泥、做鞋……手艺人与艺术家不同，他们一半为了传承，一半为了生活。虽说入行的初衷不一，但手艺人入行大都以顾客满意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尺。赵勤坦言，起初，他更关注手艺本身，诸如步骤、难度、选材等工艺方面的情况。然而随着采访的深入，“我知道了他们的

《世界上第二个最爱你的人》



作者	杨 邪
出版	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22年1月

交流方式，才是父子之间正确的交流方式。更重要的是，身为“外人”的读者，也能从这本如同“家书”般私人化的书中受益匪浅。

杨邪在书中多次提到，他是一个执着的人，因此在教育儿子时，也有着严格的标准和执着的态度。如在《烟酒茶》一文中明确提出，他不吸烟，也绝对不允许儿子吸烟；《举止谈吐》一文中，他要求儿子行走时务必抬头挺胸，在体格上做一个正直的人。另一方面，作者也给儿子的成长留了足够的宽容。在儿子一次次找不到自己的东西时，他的态度从愤怒变为平静；在上学迟到被这件事上，作者比儿子还要乐观，甚至允许儿子通过主动迟到来对抗死板的学校制度。字里行间除了谆谆教诲，也能看到作者作为一个父亲的反思。在《下楼梯》中，作者从自己父亲年轻时的身体状况，想到了同样作为父亲的自己的未来情况；《气昏了头》《大声》则反思了自己对儿子的脾气。

那么，世界上第一个最爱你的人是谁？书中给出了答案，是把你孕育出来的母亲。（推荐书友：王一丁）

《非必要阅读》



作者	维斯瓦娃·辛波斯卡
译者	黄灿然
出版	译林出版社
日期	2022年3月

特别了解某位作家、特别清楚某方面的背景，拿出书，随时随地获取一点有用或无用的小知识，收获一份心灵的满足。书中短小的随笔非常多，它们或许没有特定的主题，但一定有一个共同的内在指向，即“自由无拘的零”。

辛波斯卡所写的这些随笔在她看来更是不加修饰的“速写”，并说“任何人如果坚持把它们称为‘书评’，那会引起我的不快”。读每一本书都需要付出时间成本，而在这些小文章里，我们看不到有哪一篇作者流露出勉强而写的情绪，没有哪一本书被她吐槽是“漏洞百出、不值一读”。辛波斯卡选择性地回避了被固有观念所束缚的写作，还将所有的书拉到一个平等的关系里，给更多人注意到它们的机会。

辛波斯卡的文字与快时代、快节奏背景下的人们相契合。波兰诗人米沃什形容辛波斯卡“她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”。我想，她同时也在自己的“速写”中栩栩如生。（推荐书友：白羽洁）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

品鉴

金钱背后的忏悔与思辨

——鲁敏长篇小说《金色河流》读后有感

痕 墨

《金色河流》的主人公叫穆有衡，按习惯，作为一名拥资不菲的民营企业家，大家该称他一声“穆总”，然而他更愿意别人叫他“老总”。是啊！“老总”，一个从下岗员工蜕变而来的商界大鳄，一个“从无到有”披沙沥金的商海鏖战胜出者，“有”这个字的确最能概括和凸显他的创业史、奋斗史！

不知道会不会有读者从《金色河流》中的穆有衡联想到茅盾《子夜》中的吴荪甫、曹禺《雷雨》中的周朴园、周而复《上海的早晨》中的徐义德。笔者个人觉得：穆有衡有别于那一类商人，他具有更丰富的现代性、更明晰的现实性。在他的身上，夹杂了更多错综复杂的内容。他可以是报章上的企业精英、慈善机构的爱心人士，但也可以是给同行下黑手、逮对手把柄的狠角色。在经济模式的转型期，总有一些人会游走在亟待健全的政策边缘，也总有一些人会游离在不甚分明的灰色地带。穆有衡就是从这里起步，将自己从涓滴细水拓展成了一条金色河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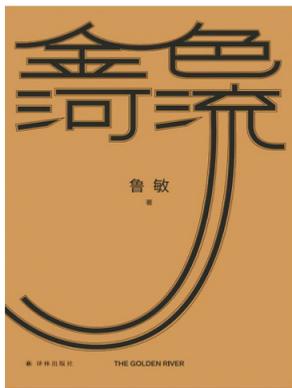
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中，“穆有衡们”的身影并不鲜见，他们有暴发户的一面，投机者

的一面，也有拼搏者的一面，创业者的一面。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经历种种跌宕起伏后，成了众人艳羡的既得利益者。但在近几年的文学领域中，真正以浓墨重彩来描述他们的作品并不多，很多作家对这一人群的文学表达总也跳脱不出标签化、符号化的窠臼。而鲁敏新作《金色河流》大胆打破了知识分子对于财富拥有者的天然忌讳，对他们进行了深入刻画。鲁敏通过这部近40万字的作品，挖掘出了来源于“穆有衡们”的文学资源。

《金色河流》的结构可圈可点，作品没有将故事主线安排到主人公的创业历程上。小说一开始，我们看见的就已是个垂垂老矣的集团老总，他中风且瘫痪，幸而脑子还清醒，正在为如何分配身后的巨额财富而踌躇。妻子已死，长子穆沧，年不到惑，却是个孩童般的自闭症患者。次子王桑（次子随母姓）在文化单位供职，性格叛逆拗执，还决心“此生务必要跟穆某撇清，他的金山、银山，一分不要”。所以子承父业这条传统道路在穆家是行不通的。穆有衡内心的另一死结则是自己“第一桶金”的来源。他在发迹前，有个好友叫何吉祥，是“南下”后第一代“先富起来的人”。但他遭遇了意外，临

终时将大笔金钱托穆有衡转交自己那已身怀有孕的女友。可穆有衡辜负故人，昧下钱财，作为自己从商的启动资金。为了消减内心的罪恶感，他让秘书谢老师找到了何吉祥流落在孤儿院的女儿——河山，无偿资助她完成学业。可即便如此，穆有衡的内心依然长久承受着良知的谴责。由此，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对人生价值进行了另一番思考，他希望能为自己的财产找到最合适的分配方法。

小说的叙述角度也颇具特色。主体部分是作者讲述，此外穆有衡的内心独白，尤能显现人物个性。穆有衡有着商人的精明、敏锐与细致，但当他提到何吉祥时，又不乏牵强的自我辩护，显得欲盖弥彰。谢老师这个人物也蛮特殊，他是记者出身，因曝光了穆有衡公司的一桩事故而丢了饭碗。但他的才华反被“仇人”看中，做了穆有衡的贴身秘书。表面上，他兢兢业业为老板处理着繁杂事务，但暗地里，他在“红皮本子”内记录下了多年来穆有衡的言行，完成一部具有彻底揭露性质的纪实作品。然而久而久之，谢老师发现“老总”极其复杂——他是“洁净的藏污纳垢与包容万象，是原罪的肥沃打底与鲜花怒



放”。穆有衡的次子王桑从自己的角度，对父亲展开了深入评价，并完成了从对金钱的不屑、鄙视到利用金钱为文化推广出力的观念转化。他意识到：其实父亲远非世俗观念中充斥铜臭味的商人，他的内心亦有真诚和纯粹的一面。

《金色河流》没有将文学视野局限于一个家庭、两代人之上，小说中还有沧海桑田的社会巨变，涉及了特区成立、民企涌现、国企改革、结对助学、戏曲复兴等广泛的社会内容，称得上是一部具有强烈时代感的现实主义佳作。



的江北岸码头的旧址。昔日的候船室已成今日的美术馆，那里曾经人声鼎沸。由沪抵甬的客轮，将靠码头时，有一舢板船，摇至客轮旁，接住船上放下的铁缆绳，拉向码头拴住缆桩。码头近旁的杂货铺、水产行，四季的风味可亲。又见这本《李叔同致刘质平书信集》，米黄色封面，书中有弘一法师的珍贵墨稿，给人以温和静穆、春风化雨之感。信中多次提到宁波，谓“在甬诸承爱护，感谢无已”。信中又与人提及，“往伏龙寺：清晨，在江北岸，乘‘镇北轮船’。”记得此书8年前购于宁波书城。

又想去书店了。觅书，买书，读书，这一路走去，是没有止境的。

书与城市及过往

蔡体霁

我喜欢跑书店，不管买了什么都觉得有趣。买回去的书放在书架上，一眼瞥到，想起“这是我那年在哈地方哈书店买的”，那个城市的气味和声响就会同时浮现在脑海里。

一本《愿天堂，就是书店的样子》2016年6月21日购于宁波书城，编著者刘二喜，文章内容为探访广州独立书店。封面是书店门面的彩图，如旧识。有图片的书，我现在更爱读。有一家叫“红书店”的，门口停着几辆自行车，车把手靠在店外的橱窗上，店内就是五颜六色的书，放置在竹头书架上。戴眼镜的店主是个小伙子，穿件军绿色的夹克衫，坐在书丛中，前面的台子上有只饭盒子。顿时觉得，读书就是平常过日子的一部分，与功利无涉，与怎样过日子有关。这样说来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书店如同清风明月。

另一本白色的书，书脊上已有一些斑駁，封面印着很规整的小字“工作与学习丛刊”。此书由“上海书店”根据生活书店1937年版复印，我看了复印日期是1985年。这丛刊当年只出版了四期，刊名分别为《二三事》《原野》《收获》与《黎明》。内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书评等，多是著名作家如鲁迅、茅盾、艾青、端木蕻良等人的作品，还有国外名家作品。内有插画，均为木刻。“二三事”即是鲁迅先生写的《太炎先生二三事》。翻阅之际，当时文学动态如在眼前。“上海书店”创始于1923年，前址在福州路401号，我过去常去那里淘书。这本《工作与学习丛刊》1985年第一次印了4000册，定价为4.8元。前几年，我花了20元购得。

40年前购得的《美学散步》，紫青色的书脊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初版。曾从沪上带至豫西山里，那年冬夜，同宿舍的宝林从洛阳归来，一同喝灵宝产的果子酒。酒酣之际，谈及宗白华先生的这本书，有茅塞顿开之感。书上的那些话，今日记忆犹新：“美是无所不在的，世间的美，再大再多，

最终还是反映到心中，‘天地入胸臆’，就是这个理。饮吸无穷空时于自我，网罗山川大地于门户，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特异的姿态，是一乐观的人生境界。”

十几年前的深秋，离杭那天上午，又来到白堤，远眺宝岛塔，塔尖削倚天，亭亭玉立。漫步至湖滨路上的购书中心，上楼见《密涅瓦火柴盒》一书，是意大利的翁贝托·埃科写的专栏文章，有些文字他即兴写在火柴盒上的。我把它带上了浙江快客，在杭甬高速公路上一篇篇打开。

2010年12月的一天，冬日和煦，上午在绍兴人文书店购来知堂的《夜读抄》《永日集》《看云集》《书信集》等六七本书。出了书店，去鲁迅故居。经一石拱桥，看两岸，有“人家尽枕河”之风韵。午后观大善塔，建于504年的大善塔，顶端为圆柱形，上盖铁帽，重约2500公斤。又上傍河的雁雨楼喝茶，楼上较空，把壶举目望乌篷船，舟中人也看我。想起下之琳的诗句：“你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”。

在宁波书城，我爱走到靠甬江的那排明亮的玻璃窗前，望对江